

中，常秋月头戴一朵白花，出场后，摘花自怜，轻叹一声后又将白花戴起，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，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的性格特点，也给邹氏增加了不少色彩。“这个小细节就是我对角色的理解而创造出来的。”常秋月宛然一笑，“现在很多演员和学生也都在这么演。”

传艺

——传道授业是一种品格

多年的演艺之路，让常秋月成为戏曲舞台上耀眼的明星。但有句话说，“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”特别是在戏曲演绎领域，很多老师都会对自己的徒弟留一手。而在常秋月看来，传道授业是戏曲文化的传承，就像自己的老师教授学生一样，现在的常秋月也在毫无保留地教自己的学生。即便是在孕期中，常秋月家里也 already 先后来了好几拨学生。

“就像我跟孙老师学的第一出戏京剧《豆汁记》(又名《金玉奴》，现在随时能演，我都不用背戏，那些词都印在脑子里，记忆特别清晰。”常秋月告诉记者，这就是开蒙第一出戏打的基础特别牢固，也是老师教授得非常扎实。

前不久，有学生到常秋月家中学戏，在教授《豆汁记》过程中，里面任何身段和小细节她几乎都能信手拈来。“我也是按照当时孙老师教授我的方式，去教授向我学戏的学生。”常秋月笑着说，每当有学生反馈给她的声音是满满的收获时，她总是感到很欣慰。常秋月说这是艺术的传承，是从老一辈艺术家那里学到的优秀品质。

“以前，陈永玲老师曾对我说，‘演戏就是一口气’，当时我还不能理解，但随着这几年的领悟，我也逐渐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”常秋月说，其实，老师是想告诉她，从上妆到演完走下舞台，演员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当中，“一口气”是一种精神,是一种专注的态度。“所以演一出戏就要像一出戏，演一个角色就要像一个角色，这就是塑造人物。”

懂得这些后，常秋月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引导学生投入角色，专注表演。

在教学上，常秋月是严厉的。“我觉得艺术的传承需要严谨的学习态度。”常秋月告诉记者，前不久一个来自福州的学生，找她来说戏，结果一见面，常秋月就发现，这个学生既没有带剧本，也没有背词。“这让我十分生气，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像我当年学戏的时候一样，做足了准备来上课，老师的讲授是点睛和再加工的过程，这样才能高效地学习和提高。”最后，常秋月告诉那名同学，等背好了词，准备充分了再来找她。

常秋月认为，认真是一种对学习的态度。从小，常秋月就有做学习笔记的习惯，将老师所讲的重点甚至每一句话都记在小本子上，在课后进行反思。即便是现在，她在观看演出后，还会用纸笔将演出中可圈可点之处记录下来。常秋月说，“这样的笔记，我都保存了好几本了。”

现在的常秋月每年都要参加很多演出，活跃在各大剧场和电视屏幕上。此外，她还是个极有心的人，“我也在排小剧场戏，完成自己的创作梦想。”常秋月告诉记者，去年11月，她投资排演的京剧《荼靡花开》登陆小剧场，与观众见面了。这部戏是常秋月自导自演的小剧场作品，20万的小制作，每个细节都是常秋月精心设计而来。

“虽然是小制作，但我们不敷衍，我用心打造每一个小细节。台前幕后15个演职人员，也非常努力。”让常秋月倍感欣慰的是，演出反响非常热烈，观众反馈很好。“今年11月，这出戏又被邀请进入剧场，与观众再次见面。”说到这部跟宝宝一起孕育的新戏，常秋月倍感幸福。

记者发稿时，常秋月腹中的宝宝也即将降临，初次孕育的她有点紧张，但就如她面对自己的艺术人生一样，认真、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，成绩和幸福会来得水到渠成。



常秋月年幼时与孙毓敏老师合影

熠熠秋月耀菊坛

——走进俏花旦常秋月的艺术人生

□本报记者 王路曼



▲常秋月饰红娘（中）

◀常秋月便装照

1978年出生的常秋月是国家一级演员，攻京剧花旦。常秋月11岁拜师学艺，1990年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，毕业后，在京剧院跑了多年龙套后，崭露头角。2009年，常秋月斩获被誉为观众口碑奖的“华鼎奖”，成为第二届中国戏剧最佳表现女演员；2011年，常秋月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上海“白玉兰”戏剧主角奖，成为北京京剧院有史以来荣获这两项大奖最年轻的演员。

常秋月被公认为扮相甜美妩媚、嗓音嘹亮玉润。兼得荀、筱二派之风姿神韵，表演准确传神、动情入微。常能着眼于细微之处并自成一格，赋予人物新意和美感，使其扮演的人物焕发出异样的光彩，极具舞台感染力。

2016年6月的一天，记者见到了正处于孕后期的常秋月。采访中，常秋月曾轻轻抚摸自己隆起的肚子，脸上洋溢起幸福的笑容。

学艺

——打好基础是一种财富

跟很多家庭的孩子一样，常秋月学习京剧，也曾背负着父亲未能实现的、想做京剧演员的梦想。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常秋月笑着说：“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，主要还是我也非常喜欢戏曲。起初，妈妈和姥姥并不支持我学戏，因为这个行当毕竟太苦了，特别是我身为家里的掌上明珠，大家还是太心疼我。”不过最终，常秋月还是做好了承受学戏之苦的心理准备，带着对戏校集体生活和未来戏曲人生的憧憬，欣然挑起了为父圆梦的重任。

说起学戏的过程，常秋月描述得十分简单。在她看来，这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，努力学习，认真学戏，这就是她从11岁以后的所有生活。1990年，常秋月11岁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，用常秋月自己的话来说，“我自身条件不错，对老师属于非常‘虔诚’的那种，老师也很爱教。”所以进入戏校学习，让常秋月如鱼得水。

常秋月总说自己的运气好，碰到的好老师都能实心实意地向她传授技艺。“以前总听人说，传艺的老师爱‘留一手’，可我的老师们大多都倾囊相授。”常秋月对此心怀感恩。

跟所有戏曲演员一样，常秋月入门之后，也经历了十分痛苦的学艺过程。“那时候我每天五点钟起床，喊半个小时的嗓子，六点钟吃饭，七点钟就要上课。腿功课、毯子功课、戏课等专业课程与文化课交叉安排，晚自习的时间要么复习文化课，要么在练功厅练功，总之要到晚上9点，才能结束一天的学习。”常秋月轻描淡写地回忆着过去，似乎也在品味那段难忘的少年时光。“那时冬天特别冷，我们披着军大衣，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，站在风口里喊嗓子；然后围着戏校操场里松树大圆盘跑圆场，一口气就是80多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军大衣又厚又重的感觉还依稀能记得，被冻得挂着鼻涕的红脸蛋，也还躲在记忆深处。”常秋月说。

回忆起小时候练功的情景，常秋月滔滔不绝地说：“那时候‘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’真是挺苦的，但当时却不觉得。我不是一个柔韧性特别好的孩子，所以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，才能做得更好。在长凳上压腿，十几岁的小孩子躺在长凳上，两只脚分别被绑在椅子两端，进行拉伸。老师在一旁看着，常有小孩练着练着就大哭了。每天，校园里都充斥着练功学生们‘鬼哭狼嚎’的声音。”实事求是地讲，常秋月常在后来的表演中，很少用到武戏，但她觉得，如果没有之前扎实的基本功练习，她站在舞台上，就不会这么自信和从容。因此戏校那段曾被人视为炼狱一般的练功经历，已成为常秋月眼中宝贵的财富。

后来，勤奋好学的常秋月经过7年的中专学习后，又不断继续深造，先后攻读了大专和研究生。毕业后，又经常拜访名师大家，请老先生们说戏，与老先生们聊天，希望能从中汲取营养。这样的学习劲头是很多学生都无法比拟的。

拜师

——师从名家是一种福气

常秋月说起学艺，不免就要说起她的授业恩师们。常秋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，是有福气的。因为她在学艺的过程中，遇到了很多戏曲大师和老先生，他们有很高的艺术造诣。

“老先生们从小一边学戏，一边演戏，有很丰富的舞台经验，他们很会教授学生，每一次上课，我都是充满渴望地走进教室的。”常秋月认真对待学戏这件事，充分学习和吸收了老先生们实授的很多“高级”的内容。

到北京戏校的第2年，常秋月因为表现出众被“荀派”大师荀慧生嫡传弟子孙毓敏老师收为学生。“孙毓敏老师当时也是一边演戏，一边教学，所以我们除了在课堂上听老师传道授业，还有机会看到孙老师的演出，从实际舞台角度来向老师学习，收获特别多。”常秋月回忆，当时孙毓敏任北京戏校校长，带的学生也很多，包括常秋月在内的七八个学生都去校长室，跟着孙毓敏老师学艺。

“我当时在这群学生里算是比较内向的，不爱说话，这与孙毓敏老师外向的性格很不合拍。”常秋月告诉记者，“那段时间，我还一度困惑，为什么孙毓敏老师教的东西，跟我之前的开蒙老师教的完全不一样呢？”结果，常秋月的抵触情绪，终于在一次走戏的过程中被孙毓敏发现了。

因为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走戏，面对孙老师的一句“为什么不按我的要求做？”本来不善言辞的常秋月竟然掉起了眼泪，这让孙毓敏老师也不知所措。“后来老师还叫我的父亲去学校沟通。”常秋月在后随父亲的转述中得知，自己的不善言辞被老师视为“冷处理”，这样的沟通显然是无效的。本以为可能就此

错失跟校长学戏的机会，但在下一个月期开学后，前往校长室学戏的七八个学生变成了三个，其中就有常秋月。“这让我一下子自信起来，校长没有因为我冷处理，而嫌弃我，还坚持教我，这证明我得到了她的赏识。”常秋月笑着说。从那以后，她更加自信了，也慢慢开始理解老师在表演艺术上的表现方式。

说这话时，常秋月随手比划起来，向记者解释前后两种表演形式的不同。“以前，老师教我们平视观众，规规矩矩的演戏。而孙毓敏老师告诉我，表演过程中眼神要偏低。”常秋月解释说，“因为演员站在舞台上，眼神只有落在七到八排的观众身上，这样全场观众都会觉得你在看他。这就是拥有丰富舞台经验的人才能传授出的技巧。”

常秋月说，类似这样的表演技巧还有很多，孙毓敏老师把这些宝贵的舞台经验倾囊相授给学生。面对老师耐心的教授，常秋月也不负老师的器重，潜心学习。孙毓敏老师曾对她们说过，“我讲的内容你们要认真听，认真领会，我就说三遍，三遍不会就别学了。”这样的话让常秋月和其他学生都非常紧张，每次上课前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。

“我们在剧本上画小人，做笔记，记动作和路线，然后在老师教授过程中，很快就能掌握要领。这样老师就会很高兴地表扬我们聪明。”常秋月笑着说。经过不断努力，最后毕业的时候，校长室里仅仅留下了常秋月一名学生，其他人都在学习过程中被淘汰了。

2003年，常秋月正式向孙毓敏行了拜师礼，她也逐渐成为新一代荀派艺术的领军人物。

其实，除了向孙毓敏老师学戏外，常秋月还曾接受多位戏曲名家的亲传亲授。她告诉记者，筱派传人崔荣英、筱派名家陈永玲，荀派名家赵燕侠、吴素秋、黄少华、刘长瑜，尚派名师李喜鸿、王派名师于玉霁、武旦名师李金鸿、叶红珠、旦角名家沈福存、昆曲名家张洵澎、蔡瑞琇等老师都曾向她传道授业。

“现如今，有的老师已经故去，有的老师现已七八十岁的高龄，简直是国宝一般的大师，能够得到他们的指点，对我快速地成长有很大帮助。”常秋月说，“所谓‘尊师重道’，学艺就要永远把尊师放在前面。”

从艺

——艺术创新是一种态度

1997年，常秋月被分配到北京京剧院，但看似美好的花旦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走。“京剧重青衣崗位，花旦戏虽然好看好玩，但总被轻视，走上工作岗位后也一直遭遇各种波折。”常秋月说。但倔强的她从来不认输，每一次身处逆境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挣扎着站起来。

常秋月认为，多师多学才能汲取更多的营养，才能帮助她融会贯通，取各家之长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所以，有人评价常秋月的戏“有骨有肉。”常秋月解释说，“有人说我演荀派戏有‘骨头’，这‘骨头’就是筱派的精神，而我演筱派戏时，人们的评价是更有风韵，而这风韵就是荀派的‘肉’。”

从两个流派中学习精髓，常秋月把它们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表演风格。不得不说，常秋月的创新里融入了很多她对戏曲的理解与感悟，她也是聪明的从艺者，将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，完美融合。常秋月说，“我总能在与老先生们的聊天过程中，得到启发，哪怕是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，对我来说都是受用终身的。”

2005年，央视举行第五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，常秋月参赛，并以98.8分的花旦组最高分获得青京赛金奖。她参加复赛的剧目是《战宛城》中的一折。演罢，评委们兴奋地议论，“这是个‘大花旦’的好苗子！”而她演绎的“思春”的邹氏，很多评委都大加赞赏，在评价常秋月戏中独有的细节处理时，